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§ **第\_\_32\_\_\_\_\_\_回**

§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\_\_韓雨潔\_\_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1. | 虛竹出了木屋，不禁呆了，只見曠地上燒著一個大火柱， | 蘇星河神色緊張，雙掌不住猛推，連衣服中都鼓足了氣，直如吃飽了風的船帆一般。 | 出了木屋，外頭已經是不一樣的景象了，丁春秋和蘇星河二人正催運掌力，推動火柱向對方燒去，丁春秋佔上風。 |
| 2. | 丁春秋卻談笑自若，衣袖輕揮，似乎漫不經心。 | 鑼鼓和頌揚聲中，火柱更旺，又向前推進了半尺。 | 丁春秋應對從容，門下弟子在旁叫好助陣，蘇星河處於弱勢，鬍鬚還被傷掉了，星宿弟子的稱頌讓丁春秋內力更增。 |
| 3. | 突然間腳步聲響，二十余名漢子從屋後奔出來，擋在蘇星河身前，便是适才抬玄難等人上山的一干聾啞漢子， | 他身上受火柱煎迫，內心更為難過。 | 聾啞漢子為了救蘇星河，被火焚身非死即傷，薛慕華為了保護師父也挺身而出，但都不敵丁春秋的武功。 |
| 4. | 虛竹見蘇星河處境危殆萬分，但一直挺立當地，不肯後退半步，便即搶上前去，搭住他後心， | 不知哪一個徒弟出言相慰，拍馬屁拍上了馬腳，給他發掌擊斃。 | 虛竹出手給蘇星河內功，原本以為勝券在握的丁春秋被火柱燒到，也燒到許多弟子，急忙叫游坦之出來幫忙，星宿老怪狼狽逃跑。 |
| 5. | 玄難、段延慶、鳩摩智等都以為蘇星河施出苦肉計誘敵，讓丁春秋耗費功力來燒一群聾啞漢子， | 身上不禁感到一陣涼意，要想站起，卻又不敢。 | 其他人以為這是蘇星河安排的苦肉計，不以為異，蘇星河卻看到虛竹手上的寶石戒指，他帶虛竹進去小木屋，到老人的屍身嗑頭哭泣。 他叫虛竹和老人屍體並肩而坐。 |
| 6. | 蘇星河一整身上燒爛了的衣衫，忽向虛竹跪倒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逍遙派不肖弟子蘇星河， | 虛竹道：「正是。但小僧功行淺薄，怎能當此重任？」 | 蘇星河跪下拜虛竹為逍遙派的掌門人，說明擁有寶石指環者便能成為派系的掌門人。可是虛竹卻推託此責任。 |
| 7. | 蘇星河歎了口氣，將寶石指環套回虛竹指上，說道： | 這一次他又想來問我，眼見無望，而我又破了誓言，他便想殺我洩憤。」 | 蘇星河透漏當年丁春秋留他活口的原因就是想要知道聖功秘笈，以便逼供。沒有問到就想殺他洩憤。 |
| 8. | 虛竹道：「幸虧前輩……」蘇星河道： | 於是將師伯祖玄難如何傳音入密、暗中指點之情說了。 | 虛竹不知自己幫忙蘇星河趕走丁春秋，不斷退讓不願接受他現在有深厚內功的事實，也說出棋不是他自己下的。 |
| 9. | 蘇星河將信將疑，道：「瞧玄難大師的神情，他已遭了丁春秋的毒手， | 虛竹道：「原來便是外面那個王姑娘。」 | 蘇星河懷疑玄難的棋藝，後與虛竹討論起今天到場的公子，最後問出師父遺留下的捲軸，打開竟是仕女圖。 |
| 10. | 但這卷軸絹質黃舊，少說也有三四十年之久，圖中丹青墨色也頗有脫落， | 不論蘇星河痛哭哀求也好，設喻開導也好，甚至威嚇強逼也好，虛竹總之不肯答允。 | 那畫中之人，與王語嫣的相貌一樣，不過兩人都不知道為什麼逍遙派的師父要給這幅卷軸，虛竹還是想回林寺。 |
| 11. | 蘇星河無法可施，傷心絕望之余，向著師父的屍身說道： | 虛竹將他身子放好，搔搔光頭，無言可說。 | 蘇星河本想與師父同歸於盡被虛竹阻止。 |
| 12. | 蘇星河號稱「聰辯先生」，這外號倒不是白叫的，他本來能言善辯， | 那個方臉的師父是給那鐵面人以「冰蠶掌」打傷，那高高瘦瘦的師父是給丁春秋一足踢在左脅下三寸之處，傷了經脈……」 | 蘇星河使出自己聰便的本領，逐漸說服虛竹。 |
| 13. | 蘇星河滔滔不絕，將各人的傷勢和源由都說了出來。 | 轉而向師伯祖說了起來，待得省覺不對，急忙住口，但已說了好幾句。 | 蘇星河將現場人的傷勢都說出來，還教虛竹醫治人的各種手法。 |
| 14. | 玄難微微一笑，歎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你師伯祖內力既失，禪定之力也沒有了。」 | 失敬之處，還請原諒。」說著摸摸包不同胸口。 | 虛竹用慧方和尚，實驗所學會的方法，治療效果很好，他就聽玄難的話先幫其他人療傷。 |
| 15. | 包不同笑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虛竹提起右掌，砰的一聲，打在他胸口。 | 「聰辯先生，你從實說來，到底我師伯祖如何會死？這不是你有意陷害麼？」 | 虛竹又醫治了包不同以及其他被寒毒所傷，被化功大法所困的人，正當他要向玄難擊出一掌，玄難怪笑而死。 |
| 16. | 蘇星河雙膝跪地，說道：「啟稟掌門人，蘇星河決不敢陷掌門人于不義。 | 虛竹道：「好！」站起身來。眾人也都站起。 | 虛竹正要詢問蘇星河為何玄難大師會死，蘇星河也被丁春秋突然毒死了。其他人發現蘇星河死前稱虛竹掌門人，又看到戒指，便向他嗑頭。 |
| 17. | 虛竹跟著康廣陵，正要走入木屋中，範百齡道：「且慢！師父在這屋內中了丁老賊的毒手， | 鳩摩智、段延慶等雖見事情古怪，但事不幹己，逕自分別離去。 | 他們怕屋中有毒不敢進，其他人覺得事情很奇怪就各自離去了。 |
| 18. | 康廣陵道：「師叔……」虛竹道：「我不是你師叔，也不是你們的什麼掌門人，我是少林寺的和尚，跟你們‘逍遙派’全不相干。」 | 「你師父叫我憑此卷軸，去設法學習武功，用來誅卻丁施主。」 | 康廣陵尊稱虛竹為師叔，虛竹一直推辭此稱號，不認自己是逍遙派。 |
| 19. | 康廣陵看了看畫中的宮裝美女，搖頭道：「小侄不明其中道理， | 內力又可運使。但是中了這‘三笑逍遙散’，卻便一瞑不視了。」 | 虛竹拿出卷軸給康廣陵看，他也看不出裡面的訊息，康館陵跟虛竹解釋那毒物是叫「三笑逍遙散」。 |
| 20. | 虛竹點頭道：「這當真歹毒！當時我便站在尊師身旁，沒絲毫察覺丁春秋如何下毒， | 丁春秋與人正面對戰時不敢擅使「三笑逍遙散」，便因生恐對方內力了得、將劇毒反彈出來之故。 | 康廣陵以為是丁春秋認為虛竹武功布強才沒有對他下毒手，不知其實毒素被虛竹的了得內力反彈出來了。 |
| 21. | 康廣陵道：「師叔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逍遙派乃道中之聖，獨來獨往，那是何等逍遙自在？ | 「尊師既已准許你們重列門牆，你們自然是回了師門了，還擔心什麼？」 | 康廣陵請求虛竹讓他們八人可以重回逍遙派門下。 |
| 22. | 康廣陵大喜，回頭大叫：「師弟、師妹，掌門師叔允許咱們重回師門了！」 | 一齊過來向掌門師叔叩謝，想起師父不能親見八人重歸師門，又痛哭起來。 | 函谷八友知道自己重回逍遙派門下皆大喜，喜中又有悲。 |
| 23. | 虛竹極是尷尬，眼見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叫自己這個「掌門師叔」的名位深陷一步，敲釘轉腳，越來越不易擺脫。 | 虛竹道：「是，該當稱相公才是。」 | 虛竹想要找其他少林的高僧，卻找不到，肚子餓了就找了一家店要了素麵來吃。 |
| 24. | 說話之間，店伴端上兩碗素面。虛竹道：「相公，小僧要吃面了。」 | 只出家人不可嗔怒，強自忍耐，一聲不響，回頭又來吃面。 | 在店裡遇到一位少年故意捉弄虛竹，讓虛竹知道葷食，又騙他說時六位和尚出現了。 |
| 25. | 虛竹心道：「這位小相公年紀輕輕，偏生愛跟我惡作劇。」 | 只見丁春秋站在門口，微微冷笑，臉上神情又得意，又狠毒 | 虛竹又被捉弄了一次，吃到了肥肉，這石星宿派的弟子也到了那間店，他們還抬著慧淨和尚。 |
| 26. | 那少年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，立即跪倒，顫聲叫道：「師父！」 | 霎時之間，臉上又即全無血色。 | 那個捉弄虛竹的少年就是阿紫喬裝的，兩人在店裡被丁春秋遇到了，兩個人都很緊張。 |
| 27. | 便在此時，一名星宿弟子走到門口，笑嘻嘻地道：「大師姊，師父有請。」 | 說到後來，害怕之極，已然語不成聲。 | 丁春秋向阿紫詢問神木王鼎的下落，阿紫說藏在寮國南京城中。不過他沒有透漏詳細的位置，以防被丁春秋滅口。 |
| 28. | 丁春秋微笑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居然膽敢和我討價還價。 | 且行之日久，習慣成自然，諂諛之辭順口而出，誰也不以為恥了。 | 星宿派群弟子都在勸阿快招供，恐嚇的言辭之中，有一大半在宣揚星宿老仙的德威。聽奉承的話是丁春秋的癖好。 |
| 29. | 丁春秋撚須微笑，雙目似閉非閉，聽著眾弟子歌頌，飄飄然的極是陶醉。 | 星宿派出了師父你這樣一個美少年，難道他們不生眼睛麼？」 | 阿紫也用阿諛的話吹捧丁春秋，他聽得高興，露出笑容。 |
| 30. | 阿紫本就聰明，又加上女子重視「年輕貌美，長葆青春」的天性 | 他一凜之下，不由得臉上微微變色，但立時便即寧定。 | 在阿紫繼續春捧丁春秋的時候，慕容複也到店裡來，丁春秋同時聽阿紫的話、留意虛竹的動靜，以致現在又多一人他沒發現，他臉色稍微變色，又恢復。 |